

自我标出：作为数字身份表演舞台的微信状态

井兴龙^{1*}

(¹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微信状态作为一项高度符号化的轻量级社交功能，为用户提供了进行日常自我呈现与情感表达的快捷舞台。从文化标出性理论出发研究微信状态，探讨用户如何通过组合图标、文本、背景等多模态符号资源来构建标出性身份；这种“标出”行为在维系社交关系、进行情感宣泄中所扮演的仪式性角色；以及微信平台所提供的模板与规则如何成为塑造和制约标出性生产的“元语言”装置。微信状态是一场在平台规则与社交礼仪共同规制下的、有限的自我标出实践，它深刻地反映了数字时代个体身份表演的符号悖论。

关键词：标出性；微信状态；数字身份；符号自我

Self-Markedness : WeChat Status as a Stage for Digital Identity Performance

Jing Xinglong^{1*}

(¹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ESTC),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 As a highly symbolic lightweight social function, WeChat Status provides users with a convenient stage for daily self-present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arkednes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users construct marked identities by combining multimodal semiotic resources such as icons, texts, and backgrounds; the ritualistic role of such "marking" behavior in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facilitating emotional catharsis; and how the templates and rules provided by the WeChat platform serve as a "metalanguage" device that shapes and constrains the production of markedness. WeChat Status is a limited practice of self-markedness regulated by both platform rules and social etiquette, which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semiotic paradox of individual identity performance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Markedness; WeChat Status; Digital identity; Semiotic self

引言

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数字平台已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构成了个体进行自我呈现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性场地。当微信朋友圈不再像最开始那样新奇、有趣、真诚、注重分享，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青年用户对朋友圈的“新鲜感”或“兴奋感”明显降低。^[1]而微信状态是介于“精装”朋友圈（前台）与“无人问津”的微博（后台）之间的“中台”，用户通过想象可见性及平台具象可见性搭建了能够展示自我和获取关注的社交空间。^[2]它允许用户通过图标、文本、图片等多模态符号资源的组合，设置一个持续 24 小时的个人状态，供好友查看与互动。这一功能的普及性及其“朋友 24 小时内可见”的独特设计，创造了一个兼具即时性与安全性的表达空间。这种技术设置形成了一种介于朋友圈深度展示与私聊亲密互动之间的中间地带，为观察数字时代的情感表达、身份建构、自我呈现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结合文化标出性理论，分析用户通过微

作者简介：井兴龙，男，硕士，研究方向：符号学、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井兴龙，通讯邮箱：2017934059@qq.com

信状态实现“自我标出”的内在机制，这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个体身份表演的符号悖论。

1 标出性与“自我标出”

1.1 标出性理论

“标出性”概念源自语言学，后扩展至文化研究，用以分析文化二元对立中的不对称结构。赵毅衡在其系列研究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性地阐发与深化，使其成为解读文化运作机制的关键工具。具体来说，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3]。而“中项”本身无特定特征，往往顺从正向的意义携带^[4]，共同巩固“正常”的界定。这种“中项偏边”现象是所有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5]，在“正项-中项-异项”的动力性关系中，中项的偏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将这一理论视角置于本文的对象之上，微信的社交界面恰是这样一个动态的“标出场域”。

1.2 “自我标出”与数字身份

在数字平台的架构下，自我呈现已不再是戈夫曼笔下相对完整的“前台”表演^[7]，而演变为一种更为流动、碎片化且策略性的身份实践。当下的大众在对青年形象接受过程中，不仅在意符号原本所呈现的所指意义，而且更加关注大众文化中符号的标出性，即对常规文化的打破与重构，对符号解释项的扩展与确立，在不断的释义与热议过程中，重建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形象。^[8]“自我标出”是这种实践的核心策略，它指个体通过有意采用或创造偏离所在社交场域常态的符号行为，以暂时性地凸显自我，争夺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并实现特定的身份叙事。在微信状态构成的符号场域中，“不发状态”的沉默行为构成了绝大多数用户绝大多数时间下的非标出项（正项），它代表着一种无需言说、安全且符合“潜水”社交礼仪的数字常态。与之相对，每一次主动的状态设置，都是一次对沉默背景的打破，其本身即蕴含了标出的意图。然而，标出的强度与性质存在一个动态谱系，直接使用平台预设的、高度常规化的状态，实则可被视为一种“中项”行为。它代表着用户在认同“表达”这一基本姿态的同时，选择了最为稳妥、最易被普遍理解的符号，其目的在于轻量级的分享与社群归属感的确认，而非强烈的个性彰显。

“自我标出”（即异项）则发生在用户超越此中项范畴之时。这体现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对预制符号进行反讽、拼贴或悖论式组合，例如将“摸鱼”状态与“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的自定义文本相结合，从而在官方框架内实现意义的偏移与创造性解读，完成二次标出。其二，则是完全绕过平台的符号库，直接诉诸高度个人化的文本或作为强索引符的自定义背景图片。这些自创符号因其携带独特的个人标签与叙事语境，构成了对标准化表达的偏离，从而成为高强度的标出项。因此，微信状态中的“自我标出”，是一场在平台规则与社会期待双重规制下的有限度身份实验。用户通过在中项与异项之间的策略性游走，动态地管理着自身的可见性，并借此构建与维系其在数字社群中的多元、流动的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揭示了智媒时代数字身份本质上是一种在“常态”与“异态”的辩证关系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符号建构。

2 符号的编织：微信状态中的标出性

2.1 多模态符号的标出性功能

在文化标出性的三元结构（正项-中项-异项）中，预设状态构成了中项的常规化标出。“不发状态”的彻底沉默可视为正项，即被文化默认的隐形姿态，完全脱离平台符号框架的个性化创造属于强异项，而用户选择“美滋滋”“裂开”“摸鱼”等平台推荐默认状态时，则以中项姿态展开符号实践。这种实践是平台通过模板设计、语义规训对符号生产进行规制的结果。但这种规制并非单向度的压制，而是形成了“低风险自我凸显”的社交效能：一方面，平台通过符号标准化降低了用户的认知与表达成本；另一方面，这类符号因意义的可预期性，能在所属文化圈中被快速解码并引发集体共鸣。例如“摸鱼”这一预设状态，在职场文化语境中可瞬间唤起同事对办公日常的共情，实现基于集体认知的温和自我凸显——其标出性强度处于“可感知却不冒犯”的阈值，是数字社交中“轻量级身份提示”的典型范式，体现了中项在平台规训与社交互动需求间

的平衡。

自定义文本实现了异项的二次标出，其标出性实践包含双重维度。从符号行为层面看，用户选择空白“填写状态”并输入纯文字的动作，本身就是对平台预制分类系统的初次标出——它以姿态突围的方式，是对符号规训的初步反抗；从符号意义层面看，填入的文本是在该姿态基础上的二次标出，通过索引性叙事将泛化符号转化为个性化符号。以“裂开”图标搭配“导师的第17版修改意见”文案为例，用户通过创造性挪用，将平台提供的泛化情绪符码（“崩溃”的虚拟表达）转化为个人学术境遇的索引符号，使通用符号承载了不可复制的个人经验。用户通过文本对预设符码的符义重构，实质是在平台的符号规训缝隙中，主动构建具有个体辨识度的“符号自我”，从而实现异项地位的强化。

背景图像、动图、音乐完成了强异项的索引性标出，其标出性源于符号与用户生存境遇的物理或因果关联。与预设状态的虚拟性、自定义文本的语义性不同，背景图像（个人抓拍、隐喻网图等）和音乐分享具有“在场”的证据性——它以物理性（如照片与拍摄场景的时空连结）或因果性（如歌词与个人情感体验的关联），直接指涉用户彼时彼刻的独特生存境遇。这种关联使背景图像超越了平台所有预设符号的虚拟框架，为数字身份表演提供了最个性化的语境。例如，用户上传深夜实验室工位的抓拍作为背景，搭配“赶ddl的第N天”文本时，背景图像的物理在场性（实验室场景的真实感）与文本的语义性形成合力，构建出具有强辨识度的“强异项”标出。这种标出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平台对符号生产的规制，又以“在场证据”的真实性强化了自我表达的独特性。

2.2 符号组合的标出性层级

微信状态的标出性实践并非静态的符号选择，而是在“正项-中项-异项”三元结构中动态滑动的连续性谱系。用户通过对预设/自定义状态、文本、图像、动图、音乐等符号资源的策略性组合，构建出具有梯度差异的标出性层级，这一过程既受平台的符号模板、规则体系规制，又蕴含着个体对数字身份可见度与独特性的微观博弈。

首先是处于“正项-中项-异项”结构的中间地带。预设状态受平台“元语言”的语义规训，意义被限定在普适化认知框架内；自定义状态则基于个人符号系统展开，二者均以“轻量级身份提示”实现数字社交中的“安全表达”，是个体在文化默认与个性化表达之间的平衡姿态。其次是从中项向异项的初次跃迁。用户通过索引性叙事，将预设状态的泛化符号指向个人经验。这一实践实则是个体在平台符号规训的夹缝中，主动构建身份辨识度的尝试。最后是最高强度的标出。用户完全脱离平台预设符号框架，通过多模态符号的整合，构建出具有强“在场”的符号场。这种实践以不可复制的个人经历，突破了数字社交的符号常规，在标出性结构中属于“强异项”，体现了数字身份表演的“极致个性化”。

表1

符号组合类型	标出性强度
仅使用预设状态/自定义状态	中项
预设状态+自定义文本、图像、动图、音乐	弱异项
自定义状态+自定义文本、图像、动图、音乐	强异项

2.3 标出性的翻转与流变

文化标出性理论是动态的文化关系模式^[9]，非标出项其意义不能自我维持，需要依靠中项的支持，本质上很不稳定^[10]。标出性的翻转和流变是符号地位随文化权力、社会认知变迁而发生的动态转换。在日常语境中，“不发状态”可视为正项，平台预设状态是中项，完全个性化的符号创造属于异项。然而，在国庆节等具有强文化动员性的节点，平台通过“特设国庆状态模板”（如“欢度国庆”“祖国万岁”等）进行符号规训，大众则以集体发布节日状态的行为强化了“发国庆状态”的正项地位——此时，不发布国庆庆贺状态的少数人反而成为被标出的异项，实现了标出性的翻转。这种翻转的触发机制在于节日的文化聚合效应与平台的技术规训合力：一方面，国庆节的政治叙事赋予“庆贺符号”文化合法性，使集体发布行为成为政治日常化的社交表达；另

一方面，平台通过模板推送、社交提醒（如“X个好友都在发国庆状态”）将这种正项地位技术化，进一步压缩了“非庆贺表达”的符号空间。

这种标出性翻转深刻映射了数字身份表演的微观博弈。一是符号权力的暂时性让渡。文化正项的“被动让位”与标出项不断自我中项化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标出项翻转主体双方的关系。^[11]用户在节日节点选择“随大流”发布国庆状态，实质是在平台规训与社交共识下，将个人符号权力暂时让渡给集体文化叙事，以“正项身份”实现社交融入。二是异项者的标出性突围。异项自身会相当醒目地强调自己的边缘地位，加强自我标出，以维持自我的边界^[12]。不发布国庆状态的用户（如保持“摸鱼”“搬砖”等日常状态，或发布纯个性化文本），其行为在节日语境中具有双重标出性——既标出了对集体叙事的疏离，也标出了对个人符号系统的坚守。这种异项姿态可能引发社交圈的“符号解码焦虑”，但也强化了数字身份的独特性。

正项异项翻转后，被颠覆的正项会以边缘化异项方式部分持久地保留下来。^[13]所以在微信的圈层化社交场中，标出性翻转具有局部性与可逆性。例如，某一社交圈（如年轻亚文化圈层）对“国庆官方符号”保持疏离，则“发布个性化国庆表达”（如结合亚文化符号的国庆文案）成为该圈层的中项。“被标出”的亚文化为了维持自身的特点并向文化域中心流动，也会寻求各种表达方式进行“自我标出”，并进行对中项的争夺。^[14]此时官方模板反成异项，形成圈层内部的标出性翻转。而可逆性体现在，节日符号的正项地位具有时效性，国庆过后，“发国庆状态”的行为会从正项回落为“特殊节点的中项”，而“不发”的异项地位也随之消解，符号的标出性回归日常结构。所以，标出性的翻转和流变在微信状态的实践中，是文化叙事、平台规训与个体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体现了数字社交中符号权力的动态博弈，也揭示了个体在集体文化与个人表达之间的身份表演悖论。

3 平台的规制：标出性的元语言与边界

3.1 作为“元语言”的平台模板

首先，平台预设的状态分类与标签构成了一套先验的符号语法，系统地规训着用户的表达范畴。“心情想法”“工作学习”“活动”与“休息”的基础分类法，以及“美滋滋”“裂开”“摸鱼”等预制情感标签，共同构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情感词汇表。这套元语言在用户进行任何表达之前，就已经将流动的、混沌的个人体验编码为可被系统识别与管理的离散类别。这种预先的结构化，使得用户的任何“标出”尝试都必须首先通过平台设定的语义过滤器，从而在源头上确保了所有的“异常”表达都被锚定在一个可控的解释框架内。这种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经济的运作——平台通过提供便捷的表达模板，降低了用户的创作成本，同时也完成了对个性化表达最初阶的收编。

其次，平台设定的技术参数作为硬性元语言，为标出性实践构筑了意义的物质性边界。微信状态规定自定义状态文本不得超过5个字，状态说明文本限制在1000字符以内，图片或动图仅能上传1张，音乐只能分享1首。这些量化的技术规则构成了一套形式语法，从物理层面规定了表意的程度。5个字的标题限制，使用户必须将复杂的情绪或情境浓缩为精炼的符号，这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类似于诗词“炼字”的符号压缩实践。而1000字符的文本上限与单张图片的限定，则塑造了一种“微叙事”的文体特征——用户无法进行长篇的叙述，只能提供意义的“索引”或“切片”，将完整的叙事交由观看者拼凑与想象。这些技术参数如同一个定制的符号容器，它们共同定义了这个场域内“标出”所能达到的最大形式强度。

综上所述，这套由分类法与技术参数共同构成的平台元语言，与用户所调动的社会文化元语言、个人关系元语言形成复杂的集合，共同决定了任一状态文本的最终释义。平台元语言确保了标出性的基础可读性，而社会与个人的元语言则负责为其注入具体的情境意义。因此，微信状态中的“自我标出”，本质上是一场在平台预设的符号棋盘上进行的、规则早已被部分设定的游戏。用户的能动性并非体现在对规则的超越，而是展现为在这种双重约束下，如何通过有限的符号资源，进行最富创造性的意义编织。这种有限的自由，恰恰是数字时代身份表演最典型的特征。

3.2 技术特性对标出性的塑造

微信状态作为一种技术架构的产物，其标出性实践不仅受制于平台的符号模板，更被其底层

的技术特性所深刻塑造。这些特性作为一套隐性的元语言，通过定义表达的时间跨度与互动模式，从根本上规定了标出行为的成本、风险与最终效果。

第一，“24小时可见”的短暂性技术规则，构建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标出伦理。这一设计作为一套关于时间性的元语言，向用户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此处的自我标出是临时的、可撤销的、无需承担长期责任的。它极大地降低了用户进行标出，尤其是进行高强度“异项”标出的心理门槛与社交风险。正如烟火因其短暂而更显绚烂，状态的瞬时性鼓励了更为即兴、大胆乃至戏剧化的身份表演。用户知道，任何可能引发争议或与未来身份叙事不符的“异常”表达，都将在24小时后自动消弭于无形，这实质上为标出行为设置了一个自动化的“安全阀”。因此，这一技术特性非但没有抑制标出，反而通过限定其时效，催生了一种更为频繁、直白的标出性文化。

第二，以“轻点赞”为核心的弱互动设计，塑造了标出实践的表演性偏向。微信状态提供的互动反馈机制被简化为轻点赞和微评论，这种弱互动性构成了一套关于关系性的元语言。微信“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技术特性^[15]使用户陷入被动连接，引发自主性危机，而即刻回复的隐性规训进一步加剧了社交压力与焦虑。它使得状态发布的重心从寻求深度的对话与情感交换，转向了追求一种广播式的、侧重于形象管理的表演。标出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被量化为所收获点赞的数量。这种设计鼓励用户去策划那些易于被快速识别、引发泛化共鸣的状态内容，从而倾向于使用平台预制的“中项”符号。过于晦涩或个人化的“强异项”标出，由于在弱互动模式下难以获得即时的、足量的反馈，其生存空间自然受到挤压。

综上所述，微信状态的技术特性并非中立的载体，而是积极参与到标出性的建构之中。“24小时可见”通过赋予表达以“过期免责”的特性，激发了标出的广度与频度；而“弱互动”机制则通过将反馈简化为可量化的社交计量，引导了标出的方向与深度。二者共同作用，塑造了一个鼓励轻量、瞬时、表演式自我凸显的符号场域，使得用户的每一次标出，都成为在技术规训下对可见性的一次精密计算。

4 结语

微信状态以其短暂、轻量的形态，精准地捕捉了现代性中身份表演的流动性与碎片化本质。本文借助文化标出性理论，分析了用户如何通过多模态符号的编织，在“中项”的常规表达与“异项”的个性凸显之间进行策略性滑动，从而实现“自我标出”。这一微观实践表明，数字时代的身份建构已日益成为一种在平台元语言与技术特性双重规制下的、对可见性的精密管理。在高度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个体的自我已日益演变为一系列在技术预设的舞台上，通过精密的符号计算而呈现的、转瞬即逝却又循环不息的标出性叙事。通过对这一日常符号实践的深度解读，揭示了当代个体在技术架构与社交礼仪的夹缝中，进行自我呈现的复杂策略与悖论性处境——我们既渴望通过“异常”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塑造“正常”的系统性力量。微信状态，正是个人数字身份表演悖论的一个生动缩影。

参考文献：

- [1] 李静. 微信青年用户的社会比较活动与社交媒体倦怠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51(04): 138-147.
- [2] 何国平, 江双. 成为中台: 微信状态“连接”的社交调节实践[J]. 国际新闻界, 2025, 47(02): 153-176.
- [3]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4] 赵毅衡. 符号伦理学视野中的标出性——代主持人语[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03): 156-157.
- [5] 薛晨. 论作为中项的日常服饰——从文化“标出性”理论出发[J]. 兰州学刊, 2018(11): 50-60.
- [6] 彭佳, 王万宏. “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05): 143-146.
- [7]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 王晟添. 标出·旋涡·述真: 当下青年形象的符号呈现与反思[J]. 当代电视, 2021(05): 26-31.
- [9] 彭佳. 中项漩涡: 文化标出性与格雷马斯方阵[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 92-97.
- [10]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1] 胡易容. 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扩展[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05):

138-142.

- [12] 彭佳. 对话主义本体: 皮尔斯和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J]. 符号与传媒, 2015(02): 202-212.
- [13] 赵毅衡. 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 [J]. 文艺理论研究, 2008(03): 2-12.
- [14] 彭佳. 论文化“标出性” 诸问题[J]. 符号与传媒, 2011(01): 66-76.
- [15] 王亚宁, 张怡婧. 连接之困: 微信青年用户随时连接焦虑的生成逻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J]. 当代传播, 2025(05): 107-112.